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T2511/4954

1

刻古史叙

古史者眉山蘇右丞書以補龍門史記之闕也劉子曰有功哉假令太史遷而睹此雖稱益友所歆慕焉太史遷以子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古獨創之見易編年而爲傳記所爲義例至百世不可易而略于五帝三代之紀自此書出不惟史傳六經合若符節以元首之具冠冕章服之有

領袖以合于京師名山之藏具千秋一快事也顧史記之所以脫誤古史之所以詳贍亦有可得而評者當太史公之世秦火初寒挾書之禁方除尚書

古文及毛詩左氏皆不列于學宮
而右丞資邃逢時在五星聚奎
之後班固譏太史公既謂其闇
於大道即右丞之論其淺近不學
疎略輕信夫輕信則有之又好奇

然謂其不學非也當是時石渠白
虎之講論粗定也孔墨之辨
且未晰況其他哉而太史公獨
知稱引孔子禮樂諸書彬彬之稱
獨詣蓋有章句之儒所不能道

者右丞去龍门二千餘年其
父子兄弟既皆領悟超绝统觀
于漢隋諸儒之踈竊窺六藝之指
而又旁通於二老以發其悟所得
視龍门固多其瞷然乘龍门之

墉而抉幟標漢雖其功自不可
量槩之難易之數殊非判然軒
輊者也五帝三王本紀大都取
合典謨而廣衍其義故其事
信其文古雅胥作者蔑以加之

本紀篇末各有評蓋娓〻百言矣予讀之觀其反覆于同異之間而劃然出其昭曠之識決斷于疑似毫釐之介者毋論龍門拱手叅之故實權其是非以

宋人傳註舉所指摘且未能護其瑕而攻其堅借之大道有餘烈焉世家列傳摠五十美哉可謂婉而成章詳而有體者矣姑毋論其他以史記世家叙次

孔子而置老子爲列傳豈非以
孔子之聖生民所未有所不竝
三五而卓絕者謂不踐帝王之
位而始以世家自異諸子也此
不成爲尊孔子而徒于義例自

相矛盾右丞直撥世代改係列
傳夫文王之不與于配天與孔子
之不與于世家其道正相似是
故周以魯侯而世其家孔子以
司寇不世官而係諸傳以右丞

者知所以尊孔子者也至其贊
敘唐虞羑等三王皆竊取孔子
之指見所稱生民未有其義又
曷嘗不昭揭汗青令萬古稱獨盛
哉右丞之自敘曰古之帝王皆聖

人也而其道以無為為宗此固
右丞所以作書之指昔人謂卮言
居要妙斯類足以當之而世頗疑
為孔子之贊舜禹不曰無為而治
有天下不與邪試觀古史所載

商之蓋自五帝以迄嬴秦其間治
運之故君臣得失之林犂然
具在于以締觀戰國亡秦之世
此乾坤何如世哉迺其病惟不
達于道德之故務以權力執
有相高其禍遂至不可收拾以
視三五之隆居敬行簡泊乎如
坐湯火而思披清涼終日聽諄
語而欲逃之空谷以斯知無為之
指雖聖人復起其能易哉龍

門微見其意故其說亦不廣黃
老而特未睹于六經之大全重
以好奇遂成偏駁假令史記之
作猶在伏鄭訓詁河汾講論之
後余未敢以一時之瀾遂睥睨龍

門也令史學久廢
金匱石室之藏自非識大奈何
贊詞義慨然為三代之監潤色
前朝之業宋去
明家近其間制度風尚猶有似

者然冗甚矣史有三長古人雖
之自後漢三國志外以及歐文忠
之五代史蘇文定之古史假令載
筆從龍門遊邑脩辭爾雅未
必遂出扶風其於三長蓋庶幾焉

嗟乎夫安得如斯人者一修其
業今有志者遠矚羲皇下攷
近事函古今于一笥而觀其善
敗斯亦論世者所為咨嗟太息
有志焉而未逮者也都御史

衛以博文尚友治以清淨淡泊
為宗刻古史以傳屬余叙
萬曆三十九年中秋吉日
南昌後學劉日寧撰
米俊鐫書

古史序

古之為史創於馬遷而萬世
卒無以易者其文至矣乃其
以一人馳騁數千載之上又
當秦焚滅之後經典殘缺不

無踈脫舛誤於其間其紀傳志表自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蜀譙周嘗為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而未備也迨讀子由古史益犁

然有當於心其自言上古三代之遺意史公之所未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之跡史公之所脫遺者於此而足誠篤論也大中丞衛公出

填豫章捬循之暇得是編而
好之檄所司校梓以傳而屬
余為序盖子由之言曰聖人
以無為為宗其為善如火之
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

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谷
儒者稱之而顧深詆其無為
之語不知人之不自力於善
皆有之為累乃不自病而以
病子由則過矣記曰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而大亂乃作聖人獨持無為之栖而還民於樸以謂樸

者性之固然而為之者亡無以為也試觀五都之纚好惡相傾巧偽蠭起而郡邑之小則樸矣去而蹤迹阻滌則又蓋樸矣譬之於水撓之則濁

而澄之則徐清譬之於木檮之則傷而委之則日茂聖人知其然故因人性而遂之體純素尚寬簡不瞭聰察不役智能尸居而天下自化即是

編所載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道卒無踰此陵夷而至於秦變亂極矣漢承其後休息之至於文景人人自重恥言人過而敝習為之一變固知

書可燔儒可坑而惟民生厚者不消鑠也武帝恃其才力極其所欲為而幾為亡秦之績夫有為之與無為得失較然如此學者失其性命之情

而徒為舊聞所汩沒以論古史鮮不失之余故備言之以信子由之說蓋此書於道之大歸三致意焉非有識者惡能重其書得中丞而始盛行

於天下中丞之於斯道所謂
實允蹈之者也

萬曆辛亥春瑯琊焦竑著

古史目錄

本紀七
三皇第一
五帝第二
夏第三
商第四
周第五
秦第六
秦始皇第七
世家十六

吳太伯第一
齊太公第二
魯周公第三
燕召公第四
蔡叔曹叔第五
陳杞第六
衛康叔第七
宋微子第八
晉康叔第九
楚第十
鄭第十一
越王句踐第十二
趙第十三
魏第十四
韓第十五
田敬仲第十六

列傳三十七

伯夷第一
管晏第二
柳下惠第三

曹子臧吳季札第四
晉范文子第五
晉叔向第六
鄭子產第七
孔子第八
孔子弟子第九
老子第十
孟子孫卿第十一
伍員第十二
孫吳第十三

范蠡大夫種第十四
葉公第十五
商君第十六
蘇秦第十七
張儀第十八
樗里子甘茂第十九
穰侯第二十
白起王翦第二十一
孟嘗君第二十二
平原君第二十三

魏公子第二十四

春申君第二十五

范雎蔡澤第二十六

樂毅第二十七

廉頗藺相如第二十八

田單第二十九

屈原第三十

虞卿魯仲連第三十一

呂不韋第三十二

李斯第三十三

蒙恬第三十四

扁鵲第三十五

刺客第三十六

滑稽第三十七

目錄終

古史敘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

李森寫郭一德刋

足以睎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産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甞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億之儒者留於度數而智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皇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説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説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予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録記伏犧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録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爲作也

三皇本紀第一　　古史一

太昊伏犧氏風姓始觀天地之象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畫八卦教民嫁取儷皮以爲禮作結繩爲罔罟以佃以漁豢犧牲服牛乘馬故曰伏犧亦曰包犧氏伏犧以木德王天下故爲三皇首河出圖故爲龍師而龍名居於宛丘後世所謂太昊之虛也伏犧氏既衰而共工氏伯九州自謂水德失五行之敘其後神農氏興而伏犧之子孫不可復紀至周衰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邑於濟上奉伏犧之祀

炎帝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繼木爲火師而火名故曰炎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帝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敎民稼穡故曰神農始爲市以通有無嘗草木百藥以救疾苦其子柱能殖百穀百蔬五帝之世祀以爲稷子孫傳世爲黃帝所滅黃帝亦神農之後以其德異故異號異姓而炎帝之後事堯者有四岳事周者齊許申甫皆列於諸侯焉

黃帝軒轅氏姬姓亦曰有熊氏神農之後而少典之子也少典取有蟜氏生黃帝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炎帝不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敎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徵師諸侯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諸侯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以師兵爲營衛爲雲師而雲名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正名百物書契律曆衣服棟宇舟車弧矢之利皆本於黃帝黃帝作雲門大卷之樂其師岐伯明於方世之爲醫者宗焉然黃帝之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爲爲宗黃帝之書與老子同者多見於列子其設於世者與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取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

鄒邦達刻

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後皆有天下其一玄囂是爲青陽其二昌意黃帝蓋四妃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曰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佶儇依黃帝崩葬於橋山子青陽立是爲帝少昊至虞夏之世皆禘黃帝

蘇子曰孔子刪詩及書起於堯舜稷契之際以爲自是以上其事不可詳矣至司馬遷紀五帝首黃帝遺犧農而黜少昊以爲帝王皆出於黃帝蓋紀其世非紀其事也故予因之然黃帝本神農之後少典之子神農豈非五帝世耶蓋黃帝高陽高辛子孫代有天下而少昊之後不傳周禮六樂無少昊之樂易敘古帝王亦不道也遷由是黜而不紀後世多以遷爲非者於是作三皇本紀復紀少昊於五帝首

三皇本紀第一終

五帝本紀第二　　古史二

帝少昊金天氏曰摯亦曰青陽都於曲阜其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而其四叔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熈爲玄冥少昊氏既衰而黃帝之孫顓頊代之少昊之後見於周衰有郯子焉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都於帝丘始

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爲巫史民匱於祀民瀆齊盟而神不蠲民嘉生不降禍災荐至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絶地天通使無相侵瀆然後民安其生高陽氏之滅也歲在鶉火左傳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黄帝之曾孫嚳代之顓頊之後六世生舜五世生鯀故虞夏皆祖顓頊

帝嚳高辛氏黄帝之曾孫也父蟜極祖曰玄囂都於亳取陳鋒氏生堯取娵訾氏生摯取有娀氏生契取有邰氏生稷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其弟立是爲帝堯契之後爲殷稷之後爲周故堯禪舜舜祀嚳於郊而殷周皆祀嚳於禘

帝堯陶唐氏都於平陽黄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翦土階三等爲咸池之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高辛氏既衰而三苗復亂九黎之德堯乃復育重黎之後曰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平秩四方以正四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於是堯訪於羣臣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嚚訟可乎堯又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堯曰吁靜言庸違象共滔天不可

堯復問四岳曰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誰可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方命圮族不可岳曰异哉試不可用乃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載功用不成堯復問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堯曰明明揚側陋衆皆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於是妻之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得舜試之三年而告之曰予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矣汝遂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堯不許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堯遂老使舜攝行天子之政二十有八載而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乃封丹朱使奉堯祀服其禮樂以客見天子而舜亦宗祀堯至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自黃帝至堯皆姬姓同姓而異其國號所以章明德也堯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爲豕韋氏商之衰徙居於唐周以唐封叔虞復自唐徙杜爲唐杜氏周宣王誅杜伯其子隰叔適晉爲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復歸於晉其處者爲劉氏而漢其苗裔也

蘇子曰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嘗論之水之爲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鯀也歟

帝舜有虞氏嬀姓舜父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勾望勾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帝顓頊之子也自窮蟬至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

敬愛瞽猶不順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栗瞽亦允若不至於姦以是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於河濱器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其賢妻之二女以觀其内事之九男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其貴驕而九男皆益篤堯知其聖人也乃命舜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山林麓烈風雷雨弗能迷也昔或言所謂納于大麓者太山之麓帝王禪代告終之所在此太山之所以爲岱宗者也然方舜之納于大麓也蓋未受終于文祖類于上帝猶人臣也而遽告代于太山可乎如是三載堯乃命舜

以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察璇璣玉衡齊七政以觀天命之逆順而天命無違於是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儒者言六宗皆不同禮祭法曰泰昭祭時也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孔安國王肅以此爲六宗夫言古事當以古說爲近舍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或以乾坤六子宗廟三昭三穆當之其數雖合然自古無祭八卦之文舜既受終于文祖然後推考天人觀其逆順而徧祭之則三昭三穆於其祭文祖兼之矣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以覲諸侯之從否而諸侯莫有不至於是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遂以四時巡守方岳燔柴告至望秩山川肆覲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舉禹使治水水行地中建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民咸安其生於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年而堯崩舜除三年之喪正月元日見于文祖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舜自百揆爲天子未有代之者於是舜問四岳誰可使宅百揆皆曰伯禹作司空可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皐陶帝曰俞汝往哉是時棄既巳爲稷契既巳爲司徒皐陶既巳爲士矣

張維學刻

舜皆稱其功申命其事復博訪羣臣因其所舉而卽用之所舉無不賢者乃以垂爲工以益爲虞以夷爲秩宗以夔典樂以龍爲納言凡命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有二人世或以四岳爲四人非也傳言齊許皆四岳之後姜姓蓋一人耳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遺民爲惡不悛乃復分北處之以散其衆然後四海咸戴舜德與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弟象封於有鼻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命禹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讓於臯陶舜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禹曰枚卜功臣而從其吉可也舜不許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者舜之所宗堯也舜受命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蓋將以天下與人必告其所從受天下者也舜既老任禹以政苗民猶弗率舜命舜命禹征之禹伐之三旬而苗民不服益贊于禹稱舜之在歷山日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而瞽瞍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其有不服者乎禹用其言而班師舜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是時舜在位三十三年德之及物也久矣以舜之德而誅三苗之虐以天下之衆而伐三苗之微其爲不敵也明矣然而攻之三旬而不服引兵而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格之何也雖以舜之德舉天下之衆而伐之是以力較之也以力較之必其力竭而後服引兵而歸不較其力而誒之以德吾無爭心而三苗愧恥之心生矣七旬而後格雖以爲遲可也

益舜二

陳鉞刻

十而徵庸攝位三十年卽位五十年都於蒲坂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而葬于九疑禹封其子於虞有虞氏世禘黃帝郊堯祖顓頊宗舜報幕其後有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虞思封夏少康者也其餘四人見晏子與叔向言齊事皆失其世次至商而封遂左傳舜寘德于遂至周而封陳陳敬仲完自陳奔齊其後代齊

蘇子曰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焉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不順不告而娶旣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爲怨乎考之於書孟子蓋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夔夔齊栗瞽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旣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之所以用舜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賊姦之大也豈其旣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

辟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辟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辟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爲之哉

五帝本紀第二終

夏本紀第三　　古史三

夏禹帝顓頊之後禹之父鯀顓頊五世孫也（太史公以鯀爲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律曆志以爲五世孫近得之故取焉）以崇伯事堯堯被洪水之患訪於四岳求可治水者四岳舉鯀可用堯曰鯀方命圮族不可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於是堯聽四岳用鯀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水不潤下上帝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九年功用不成堯更求人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守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而舉鯀之子禹使續鯀之業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禹以此治水水得其性所謂洛書者也禹之

爲人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不矜不伐既受命
傷先人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過
其門而不入取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亦弗皇
子也菲飲食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盡力乎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蓋禹行自冀州始自冀而東治兗青徐自徐而南
治揚荊自荊而西治豫梁雍皆相其土田草木之宜以
作貢賦謂之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訖于四海堯賜之玄圭以告成功使爲司空及堯崩舜
爲天子復代舜典百揆三十三年而舜命以位讓于皐
陶舜不可禹固辭不獲命乃以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帥百官若帝之初是時三苗之君雖已流竄其國人猶
不用帝命舜復命禹征之禹會諸侯誓師而行三旬苗
民不服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
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齋栗瞽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禹拜受其言而班師舜乃大敷文德舞干
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舜崩禹即天子位號曰帝禹

改正朔服色歲首建寅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後南巡守復會諸侯于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子帝啓立有扈氏不共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啓崩子帝太康立太康盤遊無度田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太康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羿遂逐太康而立其弟仲康是爲帝仲康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仲康命胤侯征之作胤征仲康崩子帝相立羿之放太康也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虞于原獸武羅伯因熊髡尨圉皆其賢臣也棄之不用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而虞羿于田內外咸服而羿不知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夏之遺臣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滅夏后相相之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惎(音忌)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君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殺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以復禹之迹是爲帝少康少康崩子帝杼立帝杼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孔甲好方鬼神事夏后氏始衰諸侯畔之得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孔甲賜之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孔甲孔甲求之懼而遷去孔甲崩子帝皐立帝皐崩（帝皐墓在殽之南陵蹇叔云）子

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伐有施氏有施以末喜女焉桀嬖愛之政益亂復克有緡淫侈滋甚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益修德諸侯歸之遂帥兵伐桀桀兵敗奔南巢遂放而死蓋夏后氏禘黃帝郊鯀祖顓頊宗禹報杼周興封其後杞繒以奉禹祀禹本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爲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襃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蘇子曰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

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它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

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眞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乎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歎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

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也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叟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叟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

子孫顧可以宅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
也

夏本紀第三終

殷本紀第四　古史四

殷契帝嚳之子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事堯舜爲司徒舜命之曰百姓不親五品不孫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封於殷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以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爲水官勤於水事而死於水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

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得伊尹任以國政伊尹者有莘之逸民也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無求於諸侯湯以幣聘之三反而後從湯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犧牲也湯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邀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故湯征自葛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是時夏桀爲虐而諸侯韋氏

顧氏昆吾氏皆爲亂湯使伊尹適夏以觀桀之政可輔輔之不可輔伐之伊尹入夏知桀之不可爲也復歸于亳湯遂與伊尹伐韋顧昆吾克之遂伐桀升自陑從桀於安邑戰于鳴條之野勝之將易置夏社而後世莫及句龍者乃止夏師大敗湯從之桀奔南巢而死湯自爲繼虞夏之後而以兵取天下曰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蓋有慚德焉還自夏至大坰仲虺乃作誥言桀之不可不伐者釋之湯歸于亳復作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改正朔服色以十二月爲歲首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牡樂曰大濩其後大旱七年湯翦髮

斷爪禱于桑林之社而雨作桑林之樂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其弟外丙是爲帝外丙三年崩立其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四年崩乃立太子之子太甲是爲帝太甲太甲元年十二月太甲之祀先王及歸于亳皆以十二月者殷之正月也孔安國以爲湯崩踰月而太甲即位然則未踰年而即位可乎伊尹以冢宰奉太甲祀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巳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太甲不能用伊尹乃即湯之墓營桐宮以放太甲使居憂焉太甲悔過自咎終喪三年十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太甲三篇以申戒之太甲不以爲怨伊尹不以自疑乃尊伊尹曰保衡

及其老作咸有一德以歸太甲在位三十三年而崩是爲太宗子帝沃丁立沃丁之世伊尹卒葬之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帝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小甲崩弟帝雍巳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雍巳崩弟帝太戊立任伊陟臣扈伊陟者伊尹之子也亳有祥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懼而修德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桑穀死殷復興諸侯歸之享國七十五年而崩是爲中宗子帝仲丁立仲丁遷于囂仲丁崩弟帝外壬立外壬崩弟帝河亶甲立河亶甲居相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圮于相

復遷于耿任巫賢殷復興巫賢者巫咸之子也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祖辛崩弟帝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爲帝祖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是爲帝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是爲帝陽甲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子弟諸子弟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甲崩弟帝盤庚立自成湯至盤庚凡五遷殷巳居河北河數爲敗盤庚乃南渡辟河復居于亳民始不說乃作盤庚三篇告而遷之於是百姓復安殷復興盤庚崩弟帝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帝小乙立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少學于甘盤巳而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欲以習知民事之艱難及父沒亮陰三年既免喪猶弗言也羣臣疑而問焉武丁曰以台正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以其形求之于天下說爲胥靡築於傅巖惟肖乃立爲相號之曰傅說任以保衡之事殷復興武丁祭成湯祭之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巳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而崩是爲高宗子帝祖庚立祖庚崩弟帝甲立帝甲淫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廩辛崩弟帝庚丁立庚丁崩子帝武乙立復去亳徙河北武乙無道爲偶人謂

之天神與之搏使人爲行不勝而僇辱之爲革囊盛血
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子
帝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殷益衰帝乙崩子帝辛立
是爲紂紂帝乙之適子也帝乙之長庶曰微子啓啓賢
以母賤不得立紂爲人辯給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
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以爲
皆出已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伐有蘇氏有蘇以妲已
女焉紂愛之惟妲已之言是從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
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積鉅橋之粟益收
狗馬奇物充牣宮室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

中以酒爲池以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
飲弗事上帝神祇廢宗廟之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百
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作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
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
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幷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
歎崇侯虎以告紂囚西伯之羑里七年西伯之臣閎夭之
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贖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
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爲西伯
而用費仲爲政費仲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惡
來善讒毀諸侯諸侯益疏西伯歸而修德諸侯多畔紂

往歸西伯西伯益大舉兵戡黎黎近於殷殷臣祖伊恐奔告于紂曰嗚呼天既訖我殷命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至今王其如台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乃罪多參在上安能責命于天乎是時殷之耆舊大臣皆棄不用微子啓箕子王子比干皆憂懼莫能救商容廢居於家紂之卿士大夫皆四方多罪逋逃之人也西伯既已受命稱王九年而沒武王終三年之喪以諸侯東伐至于孟津觀政于商欲以懼紂改過爲善師還紂益長惡不悛微子與父師箕子少師比干謀而歸周箕子佯狂紂囚以爲奴比干諫而死紂剖其心觀之周之十三年武王遂帥諸侯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昧爽紂兵敗走登鹿臺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入誅妲己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閭散鹿臺鉅橋之積而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後及武王崩武庚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殷人蓋禘嚳郊冥祖契宗湯報上甲微而世祀三宗自夏殷以來天子雜稱帝王至周去帝號獨稱王與夏殷爲三王殷本子姓其後以國爲氏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蘇氏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
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
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
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周公
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强之民故
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
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
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
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
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
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寛緩而和柔書
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
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
下有剛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
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
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
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
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爲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
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
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

尊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上功則近於强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因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强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旣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因

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殷本紀第四終

周本紀第五　　古史五

周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禋祀上帝以求子見巨人迹忻然踐之身動如孕期而生子不坼不副疑而棄之隘巷牛羊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會伐林者取之復置之冰上飛鳥覆且翼之姜原以爲神收而養長之因名曰棄幼而岐嶷其游戲輒樹埶五穀所植無不美大及爲成人遂好耕農事其所稼穡若有相之者以此敎民民咸法則之堯舉以爲后稷封之於邰佐禹治水播奏庶艱食鮮食蓋嘗得嘉種而徧種之周人以爲天所遺也故詩曰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氏政衰棄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而居於豳不敢怠業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修后稷之業務農積穀用兵征伐斥大豳土始有朝廷邑里之制然猶處於復穴無宮室之美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自公劉以來子孫微弱至古公爲狄人所攻事之以皮幣犬馬皆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此仁人也扶老攜幼而從之古公於是伐山刋木立宗廟冡土城郭宮室黜戎狄之俗周之王迹蓋始於此古公取姜女生三子長曰太伯次曰虞仲次曰季歷季歷取於摯曰太任生昌有聖德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次傳昌乃二人亡如荊楚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自后稷至季歷經夏商千餘歲而子孫相傳十四世而已使人人在位皆七十年然後及此此理之所無也蓋必有脫遺者矣然今世無以考證姑從史記之舊而已

公季循古公遺業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

是爲文王文王在母不憂處師弗煩事季不怒取於莘曰太姒比三世皆得賢妃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王化之盛始於室家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伯夷叔齊太公望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是時殷紂無道嘗以文王爲三公崇侯虎譖之紂囚之羑里文王方幽因憂患乃因古八卦爲六十四爲之卦辭爻辭謂之周易先儒或言文王始重易八卦爲六十四今以書洪範考之蓋伏犧始畫八卦其後禹得洛書九疇而其七曰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是時卜筮貞悔已見於世則八卦之重久矣文王之世蓋因古人已重之卦而爲之辭耳然明夷之辭稱文王箕子豈文王之後周公又成之歟居羑里七年諸侯或從之

囚紂以此懼閎夭之徒又求美女奇物善馬獻之紂喜釋文王以爲西伯得專征伐中國方亂西戎北狄更來侵暴天子以命文王文王使南仲伐而却之諸侯賴焉密須氏不共以兵侵周文王禦之敗其兵遂滅其國因徙居岐渭之間大雅言克密之後即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遂伐崇侯軍三旬不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始作豐邑自岐涉渭東徙都焉周自是益大南服江漢之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既而以兵戡黎黎近於殷殷人震焉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質之於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

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爲閒田而去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黎即黎陽虞芮在馮翊皆周之東北也王業以成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追王古公爲大王公季爲王季文王享國五十年蓋受命九年年九十有七而崩太姒之子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終三年之喪周之受命蓋十一年矣武王大會諸侯于孟津觀政于商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是時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國諸侯皆欲伐紂武王猶庶幾紂恐懼

遷善乃以諸侯退師還而紂不改昏亂益甚十三年武王復帥諸侯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帥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紂師敗績紂自焚死武王立其子武庚祿父以奉殷後使復行殷之舊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四月自商還至于豐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天下雖安兵不可弭武王始誅紂而遂歸馬放牛何也商之亡也天下諸侯蓋有助爲無道者矣紂既滅恐兵以次及之必有不安之心武王恐其自疑而阻兵以自救故爲之歸馬放牛蓋以楷小天下弗服而已下

未祀于周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王追思先聖乃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帝舜之後於陳封夏禹之後於杞於是大封功臣而師尚父爲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封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列爵維五分土維三遷九鼎于洛邑以示卜洛之意改正朔服色以建子爲正月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乗騵牲用騂中國旣定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巢伯之屬皆至旣克商二年武王有疾羣公懼將穆卜周公乃爲壇告太王王季文王（禮宗子在宅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祭周公所以爲壇而告三王者蓋亦禮不得入廟也）欲以身代武王王疾有瘳及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幼方亮陰周公爲冢宰聽政事管叔蔡叔疑周公不利成王二叔方監殷遂與武庚及淮夷畔周周公以王命伐之居東二年誅武庚及管叔而放蔡叔封微子啓於宋以代殷後成王旣誅二叔有疑周公之意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發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冊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

鄒邦達刻

王家而予弗知以致天怒今其以禮逆周公矣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召公使邦人起大木而築之歲則大熟周公終相成王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營洛邑以為東都成武王之意詔成王烝祭於洛而歸政焉王命公子伯禽為公後於魯而公留相周周公乃遷殷頑民居之洛邑明年淮夷復叛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還歸在豐作周官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於是六服羣辟無不承德禮樂興而頌聲作文王之樂為象武王之樂為武（象箾南籥文王之樂也而鄭樵以象為大武蓋失之矣）周公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繼周公之事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釗王崩而釗立是為康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君陳既沒康王復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崩子昭王瑕立王道衰昭王南巡守不反崩於江上周人諱之昭王取于房曰房后生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年五十矣慇文武之道缺乃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周以復寧其後將伐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翫翫則無震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令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弗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王猶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祭公復爲祈招之詩以止之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祈招者周之司馬也王是以獲沒其身蓋享國百年耄荒而命呂侯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之法五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穆王立五十五年而崩子共王緊扈立共王崩子懿王囏立王室始衰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王室益衰王亦有惡疾王子朝告諸侯曰夷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是也覲禮天子不

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夷公好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

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厲王居彘諸侯無所適從共伯和者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曰共和又左傳王子朝奔楚告于諸侯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爲政者矣莊子曰共伯得之於共首則所謂共和者也）厲王死於彘太子靜立是爲

宣王宣王即位遭旱恐懼修德勸分民忘其災任召虎申伯仲山甫尹吉甫皇甫之徒內修政事安集流散習車馬考宮室畜牛馬外則懷來諸侯攘卻戎狄周以復興既而少懈不藉千畝虢文公諫不聽十二年魯武公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及魯侯卒魯人殺戲而立括三十三年乃伐魯而立孝公諸侯自是不睦三十九年伐姜戎氏戰于千畝王師敗績復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曰

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生死出入往來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藉蒐于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王不聽卒料之四十一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子伯服愛褒姒將黜申后及宜臼而立之伯陽父曰周亡矣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廷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敢發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以入王宮童妾旣齔而遭之及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世童謠有之曰檿弧

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之逃而遇所棄妖子聞其夜啼哀而收之遂亡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女於王以贖幽王見而愛之故伯陽父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幽王以尹氏爲太師皇父爲卿士番爲司徒家伯爲宰仲允爲膳夫聚子爲內史蹶爲趣馬楀爲師氏皆讒慝貪暴淫辟之人而褒姒之黨也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則舉燧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申侯以申后故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諸侯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伯服自立謂之攜王諸侯黜之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平王辟戎狄之暴東徙洛邑依晉文侯鄭武公以爲固周自是失文武之舊諸侯彊并弱齊晉秦楚始大政由方伯天子反與諸侯比周之變風始作謂之王黍離云平王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鄭桓公武公皆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莊公怨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三年鄭伯來朝王不爲禮周桓公諫不聽鄭伯自是不朝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私怨凡伯伐之于楚丘以歸

十三年王師陳蔡之師伐鄭鄭人先敗陳蔡射王中肩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王弟克有寵於桓王桓王屬之周公黑肩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弗聽莊王二年周公將弒王而立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克奔燕衛人不義其君朔逐之而立黔牟八年諸侯伐衛以納朔九年王使子突救黔牟不克朔入于衛十五年王崩子僖王胡齊立僖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王崩自莊王僖王崩葬皆不赴于諸侯諸侯莫弔子惠王閬立初莊王嬖妾姚生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二年五大夫作亂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衛衛師燕師伐王立子頹三年王出居鄭櫟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謂虢公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奸王之位禍孰大焉今子頹歌舞不勌是樂禍也曷納王乎虢公許之四年同伐王城殺子頹逆王而復之鄭伯享王王賜之鞶鑑予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賜虢公爵與之酒泉鄭伯由是怨王十年王使召伯廖命齊桓公爲侯伯且使伐衛討立子頹初王取于陳曰惠后生子帶有寵將廢太子鄭而立帶二十二年齊桓公率諸侯會世子

鄭于首止以定其位王怒使周公召鄭伯教之叛齊從楚鄭伯逃歸不盟齊人伐之二十四年王崩鄭畏帶告于齊明年齊爲之合諸侯于洮鄭立是爲襄王四年叔帶召楊拒泉皐伊洛之戎同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五年叔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周六年齊侯使仲孫湫言叔帶於王將歸之湫見王不敢言曰王怒未怠不十年不召也以戎難故諸侯戍周十五年富辰言於王請召叔帶帶自齊歸于京師十七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不予厲公爵又怨王之與衛滑也遂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

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今不忍小忿而棄之不可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狄女爲后富辰又諫曰臣聞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遂納之叔帶通焉王絀狄后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伐王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聽以及此我若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遂與周公忌父原伯毛伯死之王適鄭處于氾叔帶以狄后居于溫王使告于晉晉文公新得國欲勤王以求諸侯十八年晉師納王而誅叔帶王賜之南陽之田二十一

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王往勞之踐土晉侯以楚俘獻鄭伯傅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輿策命晉侯爲侯伯王子虎及諸侯盟于王廷冬晉文公復會諸侯于溫召王王以諸侯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守于河陽衛成公殺其弟叔武其大夫元咺訟之於晉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晉人乃歸衛侯三十四年襄王崩子頃王王臣立頃王六年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王崩不赴于諸侯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定王瑜立定王元年楚子伐

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十四年宣榭火十七年晉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孔子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不諱敗言自敗也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王生而有髭周人以爲神故以爲謚二十三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將壅之以飾宮太子晉諫曰古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

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故能上下相固以待不虞昔共工棄此道也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共工用滅及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三川之神使至於爭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二年儋括欲立王弟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儋括奔晉十八年太子壽卒二十一年王將鑄大錢單

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又諫曰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弗及非鐘聲也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今鐘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王又不聽遂遇心疾太子

壽之卒也王立子猛嬖立子朝與賓孟謀欲立之殺子猛之傅下門子單子劉子不順二十五年王將去單劉而立子朝不及而崩子猛立子朝作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晉籍談荀躒帥師助之入于王城子猛卒謚曰悼王周人立其弟匄是爲敬王敬王元年王出居狄泉尹氏立子朝四年王告急于晉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子朝奔楚五年晉人帥諸侯以戍周十年王殺尹氏固召伯盈原伯魯之子皆子朝之黨也萇弘與劉文公謀城成周王使告于晉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令城事十一年正月始城三旬而畢十五年吳入楚

王人因楚亂殺子朝十六年翩儋以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晉閻沒戍周王出居姑蕕十七年劉子單子敗尹氏王入于王城二十八年晉人逐范氏討范氏之黨殺萇弘三十九年齊田恒弑其君簡公凡諸侯之事它國皆不書此所以書者自田氏簒齊三家分晉遂爲戰國變之大者也它放此四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七年崩子貞王介立史記作定王世本作貞王皇甫謐作貞定王司馬貞索隱以爲周家不應有兩定王況世數非遠然皇甫謐彌縫二書之錯而謂之貞定王未爲得也當以貞王爲正今從之貞王十六年三晉滅知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貞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

王而自立是爲考王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别别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秦之先君始爲周西垂大夫所謂合也襄公七年始列爲諸侯所謂别也自襄公七年至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凡五百一十六年所謂復合也自昭王五十一年至始皇九年誅嫪毐始親國政正十七年也十年烈王崩弟顯王扁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爵伯九年致文武胙

於秦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二十七年秦會諸侯逢澤帥以朝王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時諸侯皆爲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楚以周爲秦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絶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

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絶周而伐韓者信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於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南陽周君將以爲詞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寳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寳器必可以盡矣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無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遣使止之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大怒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秦興師臨周以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顔率顔率曰大王勿憂請東借兵

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兵五萬人使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願東解之顏率至齊謂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梁之君臣欲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

日久矣若入楚必不出王曰寡人將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速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二十二年秦攻魏將師武（戰國策作犀武）於伊闕進兵而攻周或爲周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令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

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釋弓搤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吾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

而百中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勌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今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背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五年周君之秦秦攻周周最謂秦王曰攻周實不足以利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邑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

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𢠸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周既不祀漢興武帝封太山東巡守至河南求周苗裔得其後嘉封之三十里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祀

蘇子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鬭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麤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

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怳忽誕漫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强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爲法也

周本紀第五終

秦本紀第六　　古史六

秦之先帝顓頊之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佐禹平水土帝錫禹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司馬貞曰游音旒謂皁色旌旆之旒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賜姓嬴氏大費生二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若木玄孫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

吉遂以爲御而妻之中衍之後世以有功故嬴姓多顯
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
生惡來惡來多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
王之伐紂幷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棺北方還無所
報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其後有造父
幸於周穆王封於趙城趙衰其後也惡來有子曰女防
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大几大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
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
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汧渭之間
爲大蕃息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

成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
子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
予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
其圖之孝王曰昔栢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
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
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
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子公伯立公伯三
年卒子秦仲立秦仲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多叛之西
戎爲亂滅犬丘大駱之族秦仲好賢賢者歸之始有車
馬侍御禮樂之好秦人所爲賦車鄰也周宣王卽位以

秦仲爲大夫誅西戎秦仲立二十三年爲西戎所殺有子五人長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立以爲秦仲後并與其先大駱地犬丘爲西垂大夫莊公居犬丘生三子長曰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爲太子是爲襄公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子襄公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二年戎圍世父犬丘虜之歲餘復歸世父七年周幽王以褒姒故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攻幽王殺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以戎難故東

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祠白帝西畤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子文公立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吉卽營邑之十年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以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遂作鄜畤用三牲祭白帝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初設三族之刑二十七年伐南山

大梓豐大特四十八年太子卒賜謚竫公以其子爲太子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爲寧公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八年侵芮芮敗我芮伯先出在魏遂與周師圍魏執芮伯萬以歸將納之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年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魯姬生太子武公及德公庶子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出子生五歲矣二年納芮伯萬于芮六年三父等殺出子而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討出子之亂誅三父等夷三族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十九年齊桓公始伯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有一子曰白不立封之平陽立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磔狗邑四門以禦蠱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宣公立四年作密畤祭青帝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

勝之四年取于晉晉獻公之女而太子申生之姊也五年晉獻公滅虞執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媵穆姬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予乃以五羖羊皮贖之百里奚巳七十餘矣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亡國之臣何足以言政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復

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亦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以是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晉獻公旣殺太子申生六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梁梁近秦欲因穆姬以求入九年晉獻公卒驪姬子奚齊爲後晉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克又殺之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穆公許之以兵會齊師納夷吾于晉十年晉侯殺里克背內外之賂使丕鄭來聘且謝緩賂丕鄭里克之黨也言於穆公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穆公使冷至

報問且召三子冀芮疑之遂殺丕鄭鄭子豹奔秦謂穆公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違罪誰能出君不許十三年晉饑乞糴于秦穆公問於公孫枝枝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携而討焉無衆必敗問於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邺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請伐之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乃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謂之汎舟之役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予十五年伐晉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穆公從之晉韓簡輅穆公將止之晉大夫慶鄭諫晉侯晉侯

不聽慶鄭怒乃以救晉侯誤韓簡遂失穆公秦反獲晉侯以歸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將法之公曰豈以畜產害人乎飲之酒而赦之及戰三百人者皆從以死救公故免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穆公與大夫謀舍諸靈臺晉呂甥來盟改館晉侯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而征河東十七年晉太子圉來質歸河東而以女妻之梁伯好土功既城而弗處命曰新里秦人取之梁人相驚曰秦將襲我乃溝公宮民懼而潰

秦遂取梁二十二年晉太子圉亡歸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太子圉立晉公子重耳自楚入秦穆公納女五人圉之妻與焉二十四年以兵納重耳于晉晉師軍于廬柳穆公使公子縶諭之乃退重耳入于晉殺子圉于高梁秋周襄王弟帯以狄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王使來告難穆公以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帯二十八年使小子慭以兵從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言於穆公曰君何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穆公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兩歸晉師亦歸三十二年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來告曰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潛師而來鄭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皇武子辭焉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滑晉之邊邑也晉先軫言於襄公發兵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獲

其三帥文嬴請於晉侯而歸之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乃作秦誓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蓋悔不用蹇叔也於是復任孟明以政三十五年孟明復伐晉敗于彭衙歸而穆公用之不替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晉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必將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戎使由余於秦由余本晉人亡入戎聞穆公賢故來觀之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

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古皇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乃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至於篡弒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此眞聖人之治也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患之廖曰戎君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也君試遺女樂以奪其志留由余莫遣以失其期戎君怪之必疑君臣有閒乃可虜也穆公曰

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兵勢盡察且令廖以女樂二八遺戎君戎君受而說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因使人間要之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二十六年穆公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三十七年穆公以由余計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是歲楚穆王滅江穆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皆在秦之良也秦人哀

之為賦黃鳥之詩穆公子四十人太子罃代立是為康公晉襄公之弟雍在秦襄公卒太子少趙盾使先蔑士會逆雍於秦將立之康公元年以兵送雍至令狐趙盾畏逼更立太子而背秦反擊秦師秦師敗先蔑士會來奔二年伐晉取武城四年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徵六年使西乞術聘魯始通東諸侯冬伐晉取羈馬晉趙盾帥師從我於河曲其將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問於士會士會知駢之謀曰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以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穿果追之趙盾不得已乃皆出戰交綏秦師

夜遁臾駢請追之穿又不可乃止晉人患秦之用士會
也七年使魏壽餘僞叛以誘士會康公爲之出兵秦兵
在河西魏人在河東使士會與魏人言魏人得士會譟
而歸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稻立元年晉人將求成
使趙穿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可以求成秦不許二年
伐晉圍焦四年共公卒子桓公立四年晉人白狄伐我
二十三年與白狄伐晉二十五年秦晉爲成會于令狐
晉厲公先至桓公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
使郤犨盟桓公于河西歸而背之召狄與楚欲道以伐
晉二十七年晉侯以諸侯之師伐我我師敗績晉師濟
涇至侯麗而還二十八年桓公卒子景公立景公五年
晉悼公立晉復伯十三年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
伐晉楚令尹子囊畏晉不敢楚共王强爲我出師秦師
侵晉晉饑不能報十五年晉悼公伐鄭楚子囊乞師以
救鄭鄭畏晉卒從晉盟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敗晉師
于櫟十六年庶長無地會楚子囊伐宋秦嬴歸于楚十
八年晉荀偃及諸侯之大夫伐我濟涇至于棫林荀偃
欲戰其將欒黶不順以下軍先歸晉師遂歸黶之弟鍼
與士鞅馳秦師死之士鞅反黶怒鞅來奔二十八年秦
晉爲成使伯車如晉涖盟晉使韓起來盟三十年公弟

鍼如晉修成以兵會楚侵吳及鄭鍼有寵於桓公有車千乘三十六年鍼懼選出奔晉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鍼歸自晉十四年楚平王爲太子建取於秦至國費無極勸王取之使令尹子瑕來拜夫人三十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楚昭王亡奔隨其大夫申包胥來告急立於庭下而哭七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哀公哀之使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蚤死謚爲夷公立其子是爲惠公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塹河旁（一作阿旁）

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陽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知伯分其地與韓魏趙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厲共公立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伐我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立昭子之子是爲靈公靈公四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年城藉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十五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

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
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
其母沉之淵秦自懷公以來數易君君臣乖亂晉奪秦
河西地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正月庚寅
孝公生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
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
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孝公立
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
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
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

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
諸侯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
功賞元年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
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伯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
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
不寧國家內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
侯畀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
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
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
與之分土於是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獂王衞鞅聞是

令下西入秦因景監見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凡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度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岸門史記本紀作鴈門年表作岸門秦與韓魏戰非鴈門也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師傅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卒車裂以徇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蘇秦自燕入趙說諸侯約從以拒秦五年以陰晉人公孫衍爲大良造東說齊魏與共攻趙以敗從約史記秦本紀及六國世家皆不言蘇秦約從事秦本紀止言犀首爲大良造趙世家止言決河水灌齊魏然皆不言其故今采蘇秦傳載之秦趙事中以爲此大事不可不錄也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

名寧秦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絶秦於楚魏敗楚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而背之王何不與寡人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也魏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絶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張儀相秦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爲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

十三年韓君爲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魏始稱王更爲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樂池相秦韓魏趙燕齊楚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走其將犀首公子通封於蜀陳莊爲蜀相（陳莊相蜀據張儀傳及華陽國志云）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

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攻楚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犂臣蜀相莊殺蜀侯來降殺公子通也案後蜀侯名煇知通已死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趙皆賓從武王元年與魏哀王會臨晉誅蜀相莊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犂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茂於是請攻魏其秋甘茂左庶長封伐宜

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説皆至大官王與孟説舉鼎絶臏八月武王卒族孟説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稷是爲昭襄王昭襄王名見趙世家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之卒也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公子爲逆皆誅死惠文后亦不得其死案穰侯傳武王母號惠文后先武王死然則惠文后昭王之嫡母也秦俗猛暴雖殺嫡母亦不足怪然與穰侯傳異出悼武王后歸之於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

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煇反史記不記煇之封蜀披華陽國志煇爲蜀侯祭而歸胙后母疾之加毒以進王怒誅之蓋非反也未知孰信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樗里疾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楚懷王來朝因留之九年齊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亡走趙趙不受復入秦薛文免樓緩爲丞相十一年齊韓魏共攻秦軍於函谷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史記於此言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是年魏哀王二十三年韓襄王十六年齊湣王二十八年也案孟嘗君傳湣王二十五年孟嘗君相秦是年秦留楚懷王明年孟嘗君得脫歸相齊而怨秦約韓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湣王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函谷求出懷王而不得而史記於此言攻秦者六國又於齊韓魏世家年表魏哀王二十一年韓襄王十四年齊湣王二十六年皆言三國攻秦是時孟嘗君初自秦逃歸則未有糾合三國同起兵者而韓襄二十六年年表復

言與魏齊擊秦秦與我武遂以和三年之間三國不應再擊秦且戰國策亦止言三國今以秦本紀之年及孟嘗君傳事爲定并改定三國世家 彗星見楚懷王死於秦歸葬十二年樓緩免魏冄爲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亡奔魏任鄙爲漢中守十四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冄免相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冄陶爲諸侯十七年東周君來朝以垣易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十九年王爲西帝齊爲東帝已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滅宋任鄙卒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取河東爲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齊湣王走莒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兵去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穰侯冄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白起攻

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王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四年白起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與穰侯魏人范雎入秦上書見王言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

壽不便於國王拜范雎為客卿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范雎復言於王曰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君華陽君（華陽一作葉陽）涇陽君佐之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人者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王恐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而拜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

芒卯之賢率强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
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
明矣左右皆曰然中旗對曰中一作申王之料天下過矣當
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强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
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板知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
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
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
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强
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
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昭王聞之而懼四十
三年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陽
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華陽君悝出之
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趙發兵
擊秦相距秦使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
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白起歸王
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
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
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十月將
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武安君白

起得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白起未至陰密賜死齕攻邯鄲不拔去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軍走流死河二萬人汾軍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鋭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王受之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赧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至秦使摎伐魏

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十月巳亥即位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楚立莊襄王本名異人養母華陽太后楚人也故更名楚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封其君陽人以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元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二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

楡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三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帥五國兵擊秦秦郤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史記秦紀多以先王之末年為後王之元年今皆以年表為定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始皇帝立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三年諸侯竝起畔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秦本嬴氏其後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飛廉氏秦氏然秦以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蘇子曰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嚮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垂與戎翟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

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惨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懐鬼神孟子曰仁不可爲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爾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秦本紀第六終